

炽热的复国之心，将绝望的阴霾燃尽。邪恶终会溃败，因为真正的英雄无所畏惧……

雾影四部曲 【IV】 下卷



雾影之心

SHADOWHEART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迎春 张妍妍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AD WILLIAMS

雾影四部曲【IV】下卷

雾影之心
SHADOWHEART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迎春 张妍妍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影之心 / (美) 威廉姆斯著; 李迎春, 张妍妍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4

书名原文: Shadowheart

ISBN 978-7-5621-7785-2

I. ①雾… II. ①威… ②李… ③张…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226号

雾影IV：雾影之心

SHADOWHEART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李迎春 张妍妍 译

出品人：米加德

总策划：卢旭 彦昊桐 沈丽凝

责任编辑：畅洁 张昊越 沈琳彦

特约编辑：王绍政 倪若水

装帧设计：谷亚楠 朱海英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http://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印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643千字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26.875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2017年1月第1次

著作权合同登记：2015年第325号

书号：ISBN 978-7-5621-7785-2

定价：96.00元（全两册）

目录

CONTENTS

<i>Prelude</i>	序幕	001
----------------	----	-----

<i>RELIC: THE HANGED RELIC</i>	第一部分 绞索	
<i>A Cold Fever</i>	第一章 发烧	015
<i>A Letter from Erasmus Jino</i>	第二章 艾拉斯米亚斯·吉诺的来信	028
<i>Peak of War</i>	第三章 战争之印	046
<i>The Deep Library</i>	第四章 深渊图书馆	062
<i>Haunters of the Deep</i>	第五章 地下鬼魅	074
<i>The Tree in the Crypt</i>	第六章 墓中三神	089
<i>The Battle of Klerawell Market</i>	第七章 克里斯维尔市场之役	107
<i>And All His Little Fishes</i>	第八章 还有全体海鱼子民	118
<i>The Thing with Claws</i>	第九章 长爪子的怪物	128
<i>Fools Lose the Game</i>	第十章 傻瓜输掉游戏	144
<i>Two Prisoners</i>	第十一章 两名囚徒	161
<i>Willow</i>	第十二章 薇洛	178
<i>A Glimpse of the Pit</i>	第十三章 深坑一瞥	199
<i>The Queen of the Fay</i>	第十四章 精灵女王	212

<i>RELIC: THE TORTOISE</i>	第二部分 乌龟	
<i>Heretics</i>	第十五章 异教邪说	231
<i>A Cage for a King</i>	第十六章 国王的囚笼	248

<i>Defending the Mystery</i>	第十七章 保卫秘境	267
<i>Exiles and Firstborn</i>	第十八章 流亡者与初代先祖	275
<i>Hammer</i>	第十九章 哑剧	292
<i>Words from the Burned Land</i>	第二十章 焦土来信	307
<i>Call of the Cattlehorn</i>	第二十一章 墨鱼角的召唤	323
<i>Damnation Gate</i>	第二十二章 地狱之门	343
<i>A Storm of Wings</i>	第二十三章 飞翼风暴	362
<i>Disobedient Soldiers</i>	第二十四章 违令的士兵	382
<i>Tooth and Bone</i>	第二十五章 牙齿和骨头	396
<i>By the Light of Burning Ships</i>	第二十六章 燃烧的舰船	409
<i>Full of the Ruff</i>	第二十七章 万事俱备	425
<i>Better Than Expected</i>	第二十八章 比预想的要好	441

PART THREE: THE GUILD 第三部分 猫头鹰

<i>A Little Man of Stone</i>	第二十九章 石雕人像	459
<i>Kipping on Blood</i>	第三十章 血腥行动	476
<i>The Gate to Funderling Town</i>	第三十一章 前往芬德林镇	491
<i>A Coin to Pay the Passage</i>	第三十二章 留下摆渡钱	504
<i>Sharpshoot</i>	第三十三章 战斗突破点	518
<i>Coming Home</i>	第三十四章 归途	531
<i>His Dearie-Love</i>	第三十五章 他的鸽子小乖乖	545
<i>When the Knife Falls</i>	第三十六章 短刀落下之时	557
<i>The Blood of a God</i>	第三十七章 神灵的血	573
<i>A Visitor to Death's Estate</i>	第三十八章 冥界来客	590

<i>The Very Old Thing</i>	第三十九章 远古的遗存	605
<i>Fiery Laughter</i>	第四十章 暴烈的狂笑	616
<i>Snakes and Spiders</i>	第四十一章 毒蛇与蜘蛛	635
<i>The Pale Blade</i>	第四十二章 苍白的剑刃	647
<i>Fever Egg</i>	第四十三章 炎卵	663
<i>The Screaming Stars</i>	第四十四章 繁星喑哑	675

RED FLOWERS IN THE PINE TREE 第四部分 苍松

<i>Only in Dreams</i>	第四十五章 梦里寻他	685
<i>The Guttering Candle</i>	第四十六章 风中之烛	703
<i>Death of the Eddies</i>	第四十七章 屠戮埃顿王室	714
<i>By the Dark River</i>	第四十八章 黑暗河畔	730
<i>Two Boats</i>	第四十九章 两艘船	748
<i>Kachow in the Nest</i>	第五十章 襁褓中的孤儿	764
<i>A Shared Admiration</i>	第五十一章 共享赞赏	778
<i>The Crooked Piece</i>	第五十二章 歪神的残躯	789
<i>Shadowplayers</i>	第五十三章 戏中人	805
<i>Evergreen</i>	第五十四章 大地常青	815

<i>Epilogue</i>	尾声	821
-----------------	----	-----

<i>Acknowledgements</i>	致谢	825
-------------------------	----	-----

<i>Appendix</i>	附录	827
-----------------	----	-----

第二十七章

万事俱备

阿里斯塔已年老体弱，无法与他同去，于是阿迪斯骑上村民赠予的白马出发了。他随身只带了一名侍从，其名为莫罗斯。

——引自《圣孤传说：其人生平、死亡及天堂的奖赏》

哥布林们正忙着拆除雅萨梅兹的帐篷，一看到元素精灵过来，马上齐刷刷地跳到一边给他们让路，等他们全都过去后才回去继续干他们的活儿。雅萨梅兹的隐士长艾希瓦和其他人并没有对此投去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都知道哥布林极为小心谨慎，尤其是那些在宽敞的地方工作的更是如此。

只有几十个小家伙还留在名为砂银舞厅的大洞穴里，他们大多跟哥布林一样在拆除营地，毕竟那些东西总不会自行瓦解或是消失不见。洞穴里充满了奇怪的味道和声响，扬起的灰粉闻起来就像花草在燃烧一样；有的工人正在扑扇翅膀，代替着说话进行交流。

刚到的那些元素精灵来到了雅萨梅兹跟前。“向您致敬，伟大的女士。”不屈石风度翩翩地致礼，“我们应您的召唤而来。”

“真是这样吗？”黑暗女士用一种特定的语调说道，这样元素精灵就能看见一束冷冷的蓝光，“我之前也曾召唤过你们，却没有

收到过如此迅速的回应，事实上，我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应。”

不屈石摇晃了一下，闪烁了起来：“伟大的女士？”

“你们向来信守族内的古老誓言。”雅萨梅兹说道，“不管是对我还是焰华都一样。”

“当然，尊敬的女士。我仍坚守誓言。”

“大概吧。但我本以为你带来的族女会跟你一样忠于朋友，勇敢无畏……而不是像这种人。”

较小的那个元素精灵颤抖了一下，闪过一阵黄绿色的光。“我的女主人啊，您疑心我对族人的忠诚？”

“我并不是要谴责你，影釜，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回应我。我曾召唤过你三次，但是我没有从虚空中收到任何回应，一次都没有。”

黄绿色的光再次闪过。“这就意味着我背叛您是吗，我的女主人？”

“族女！”不屈石明显有些焦虑不安，他衣衫下的火焰像在风中摇曳，“你不该这样和神的女儿说话。”

“即使女半神说我是叛徒，我也不该这样这样说话。”

看着这离奇对峙着的二人，隐士长艾希瓦隐隐有些恐惧起来。元素精灵是最后加入同盟的，也是最凶猛的种族。据说他们拥有着连焰华王朝都畏惧的力量，不屈石的子民会是凶险的敌人。

“影釜，你为什么如此愤怒？”隐士高声问道，她小心翼翼地合起双掌，做出祈祷的手势，“我们这样内斗可不太妙。”

“但雅萨梅兹女士确实让人怀疑，她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坚定地站在子民这边？”较小的元素精灵说道。

“族女，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屈石说，“我们显然得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让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些不当言行。”他转向雅萨梅兹，长袍因为恼怒而翻动不止：“原谅我，尊敬的女主人，请您

宽恕我的族女。”

影釜头巾下的焰光变得刺眼，她伸展双臂，几乎直抵洞穴的顶部。她在重塑自己。最后，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翻版雅萨梅兹，脸上是一片吓人而空洞的光芒。“您为什么放弃了战争之印？”她说道，“告诉我们原因，女士。”

“以你的身份，根本不配知道答案。”她非常不屑，态度冰冷得就像一场猛烈的雨夹雪，“我为子民做出最明智的抉择。”

“您为萨奎丽祈祷，还向她派遣援军，她可是叛徒伊尼尔的妻子和妹妹！那个在庫 - 納 - 加尔与人类交好的叛徒伊尼尔。”影釜十分尖锐，毫不让步，“如果您还需要更多证据的话，那就是她已经把一个人类带到我们中间，甚至与他共掌国是！一个凡人！他们一定会任意妄为，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件武器能用来摧毁这个南方自大狂和他的阴谋了。”她挥起戴着手套的双臂，让炎卵出现在球状光辉之中。“别想把它从我这儿拿走。”她警告着，“这只是个幻象，但炎卵已经属于元素精灵，我们必须保证它用于正途。”

“话扯远了……”不屈石说。

“你矢口否认的叛徒行径已经暴露无遗。”艾希瓦说道。

“你这个隐士算什么东西？”影釜唾道，“骨头和泥巴捏成的玩意儿，更不用说你还是个无梦者，你们全族都是叛徒！”

“够了。”雅萨梅兹厉声打断了他们，尽管她并没有发出真正的声音，这时哥布林正在一旁搬运着她的帐篷，听到这话后吓得跌坐在地，抱头打滚。“都给我闭嘴。你们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雅萨梅兹向前走了一步，这一步并不大，但元素精灵的长袍还是像被一阵大风吹起似的剧烈翻腾起来，“我是漫风山之主雅萨梅兹，歪神的女儿！你们竟敢对我指手画脚？”

“您扔掉了战争之印！”

“我把战争之印交给了萨奎丽，她是我家族的最后子裔，焰华

的炉床！那战争之印本来就是她和她的丈夫给我的。”她伸手一挥，影釜造出的炎卵幻影就消失了，“让我告诉你们往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们会明白的。如果不臣服于我，虚空将忘记你们，风不会再带着你们飞翔，黑暗也不会允许你们藏身其中。”

“我们曾向焰华起誓，我们始终它是它最坚定最强大的盟友。”不屈石有些焦躁，慌忙说道，“这只是一场小口角，女士，只是战争中的火焰与阴影引发的小小误会。”

雅萨梅兹冷眼看着他，完全不理睬。“我的确不知道世界末日时将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届时我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但我很明确地知道你们会是怎样。影釜，在我改变计划之前，你要确保炎卵万无一失，明白吗？”

元素精灵的焰光很阴沉，略带绛紫。“我决不……”

雅萨梅兹打开双手，于是影釜飞向空中，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团冒着火星的黑坨，只比炎卵大一点儿。

“在我下令之前，一定要确保炎卵毫发无损。”雅萨梅兹的话语掷地有声，“否则它就无法发挥效用，因此我要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火焰将你束缚，命令你必须对我言听计从，你明白了吗？”

绛紫色的火焰刚熄灭就又窜动起来，渐渐膨胀成一片深蓝色。

“懂了。”影釜最后说道。

“同意吗？”

蓝色加深成了紫罗兰色。“我同意。”

雅萨梅兹放开手，让元素精灵回到常态。“此外，下次我召唤你，你可得立刻跑来，知道吗？”

“遵命。”

“那就好。我还有别的事要忙。”雅萨梅兹后退了一步，那些使他们畏缩的压迫感瞬间消退了，“这很可能是人类的末日，别让你心里的小算盘和小恩怨扰乱你——更别扰乱我们。”

然后她转身走出洞穴，艾希瓦跟着她走了出去，临行前还不忘厉声警告他们。

不屈石觉得很难堪，他闪烁着焰光，终于吐出几个字：“刚才你是怎么想的，族女，竟敢冒犯黑暗女士！”

“如果我们继续放任她，她会出卖我们所有人，我有预感，很多族人也都这么想。你是老眼昏花，轻信他人。当人类全部死光——是的，全死光后，与人类为友的焰华王朝也就覆灭了，到那时，大地和地上所有的声色就都是我们的了！”

“你想怎么骂我都行，真是年少无知。如果你多管雅萨梅兹的闲事，她二话不说就能弄死你，她可是神的女儿！”

“她是比我想的要厉害一点。”影釜表示同意，“但她已经把最犀利的武器交给我们了。”

“千万不能用它来和她作对。”不屈石厉声打断道，“这简直愚蠢至极，她会察觉然后弄死你的，我们全族可能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可是元素精灵。”族女朝他呵斥道，“绝不能让元素精灵沦为焰华王朝的走狗。在我没有带着一群兄弟姐妹过来之前，我不会傻到再去挑衅雅萨梅兹。眼下她还可以对我颐指气使，但事情不会一直这样。”

说着，她回到了虚空当中，不屈石只好跟了上去，一边咒骂着她的年轻气盛和行事冒失。



和漆黑的地底深处的许多大洞窟一样，风穴也非常宽敞，尽管独裁者的军队人数众多，但要征服它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几小时前，

他们刚把芬德林抵抗者驱赶出去，先头部队继续向深处推进，而皮尼蒙·瓦什和这批移动大军的其他人在后方扎营。

这个大洞窟十分诡异，风声尖利地呼啸着，穿行在穴顶的缝隙当中，不断发出嗡嗡的声音，瓦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手摇风琴的风箱里。战役已经结束，西斯人燃起了火把，他们发现洞穴的一侧有一道裂缝，一大块用来铺地板的石灰岩已经土崩瓦解，跌到了深渊里，如今只能看见一点断裂的边缘，还有深不可测的黑暗。

此刻皮尼蒙·瓦什的身边有成千上万个西斯战士，他的情绪本该有所缓和，但事实上却并没有什么好转。他现在的心情和梦见大地崩裂没什么差别，周围的人都和他一样绝望，他觉得自己正被他们裹挟着，逐渐步入令人窒息的死亡。

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能有个地方让他待上一会儿，不必像钻桌子那样从一边爬到另一边。虽然由于烟在狭窄空间里挥散不去，火把的光看起来还是很暗，但这也使高高的洞穴顶部泛着柔和的辉光，使整个空间散发出奇妙的美感，和他们曾经穿过的任何洞窟都不一样。

但我还是只想回到地面上去。

瓦什走出帐篷，被囚的国王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于是他支走了两个给他整理长袍的男孩。现在他随身只能带一对侍从，这使他变得十分克制，即使他们真的做错了事他也不敢打，生怕把人给打跑了，那他就只剩下一个侍从了，也可能一个都没有了！

“为您效劳，奥林国王。”他说，暗自希望他别再跟他谈那些关于储君的事了，虽然瓦什也在掂量着自己对普鲁萨斯的了解程度。

北方的统治者看上去病怏怏的。自从抵达南境以来，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大好。后来独裁者拉着他深入地下，朝着只有努沙什和诸神知道的地底深处昼夜兼程，他的身体状况更是急转直下。“请吧，瓦什大人。”奥林国王微笑着，脸色苍白而虚弱，“告诉我，今天

独裁者是否也打算来？”

这个问题有点蹊跷——北方的统治者总是竭尽全力避免和独裁者接触——瓦什今早起来后连口茶都还没喝，头有些痛：“这我可没法说，奥林国王。如果我们运气好，陛下不久就会来见您。您为什么这么问？”

奥林国王虽然面有病容，但分明带着怒意，他揩了揩前额上的汗，挤出一个微笑，说：“我只是非常好奇，不行吗？”

瓦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他并不在乎这个北方佬，可是要硬着头皮跟这个快要死的人一起消磨时光，还是让他觉得很不自在。这似乎有损于他的名望，但另一些事情比这更令他心烦，瓦什说不出那是什么感受。他见识过不少将要被砍头的人，但是从未在死刑令下达之后还被派去跟那些人坐着聊天，还得确保他们活得畅快，简直就像在招待贵客般殷勤周到——除了那条死刑宣判。他对现在的境地感到尴尬，也深为自己鸣不平。

奥林国王转头走了几步，卫兵紧紧跟在他身后。瓦什忽然想，这个北方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但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很多原因都会让奥林国王的行为显得古怪，他可能只是跟瓦什一样，仅仅因为头顶上铺天盖地的岩石和灰土，就觉得心烦意乱。退一万步说，即使奥林国王想做点什么，那也不会成功，毕竟他被独裁者的三位猎豹护卫监视着，而且他们每个都全副武装。他觉得自己多虑了——这个人看起来的确身体抱恙。瓦什决定去问问卫兵，奥林国王的胃口如何。如果他在独裁者下令之前就死了，瓦什可就大祸临头了。

一阵尖锐的笛声响起，在洞穴内回荡不止。独裁者的大帐打开了，里面飘出一阵味道浓烈的烟雾。努沙什祭司爬了出来，瓦什就着昏暗的火光看见他们正努力忍着咳嗽，念念有词地祈祷着。一行人在他们之后鱼贯而出，搬着一组长长的木板，这些木板被打磨得

很光滑，上面雕刻着纹饰，还绘有彩画——这就是所谓的御道。一群训练有素的杂耍演员敏捷地跑出来，平平整整地躺在地上，然后把御道放在身上，用前额和手脚稳稳地托着它，以便让独裁者在上面行走。瓦什知道独裁者不会用御道走太远，因为那就意味着托最后一截御道的人需要背着沉重的木板快步跑向前方，然后倒在独裁者脚前，这会打扰独裁者的宁静心情。

“你在忙什么？”苏列佩斯穿戴整齐地走来，他并不像往常那样身披战甲，而是戴着扇贝形的大高帽，披着太阳神祭司的猩红长袍，脸上还绘着灰彩。他摆好架势，如吟诵般说道：“愿黑暗与你擦肩而过。”这是一句日常问候，今天是西斯的篝火节，北方的异教徒称其为仲夏夜。第二天太阳就会步入死亡。

“愿黑暗与你擦肩而过，独裁者。”瓦什至今仍记得自己小时候非常害怕这个节日，特别是到了晚上，黑暗中到处都是哀哭声，还有绘着灰彩的祭司唱着圣歌。到了午夜，男男女女的野人（在幼年的瓦什看来，他们就是些野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只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豪饮着、舞蹈着）聚集在一起，冲上街头，点燃篝火，把那些仍在屋子里的人强拉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制造出各种噪音来吓跑恐怖的死神赛加尔，不让他把月亮从努沙什的兄弟——月神宵释——手中夺走。直到旭日东升，烟日到来，狂欢的人群才四散而去，疲惫不堪地陷入睡梦当中，街道上没有了大人，完全是孩子们的天下；瓦什还记得他和弟弟们跑在街上的感受，那时整座城市恍如死城。

“是啊，瓦什，在地底深处过篝火节真是奇妙，我们明明连太阳都看不到。”独裁者虽然这样说着，却仍然兴致盎然。他又继续对奥林国王说道：“我听到你提了我的名字。”他踏着奴隶托起的御道向前走了几步，每一步都让托着他体重的人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唤。独裁者的块头并不大，却十分高挑。“你看起来郁郁寡欢，奥

林国王。”苏列佩斯对着这个北方人说道，一边朝着他俯下身，就像父母在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怠慢了你吗？还是奥林国王心有所想，有求于我？”

奥林国王点着头，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从前总是远远地避开苏列佩斯，除了必要的社交礼节外尽量避免与他接触，因而这鞠躬显得十分诡诞。“正是，正是，我求求你……去死吧！”

来自北方的国王忽然斗志昂扬，朝着独裁者扑了过去，瓦什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动作十分敏捷，苏列佩斯完全没想到这个年纪的人居然还能如此灵敏，卫兵也惊呆了。奥林操起一个家伙朝独裁者的腹部揍过去。他的武器碎了。

奥林国王退了下来，手中是一块长长的、边缘参差不齐的碎石，瓦什惊恐地看着血水从他紧握石刃的指间滴落，但很快他就放心下来，他发现这些殷红的血其实是奥林国王自己的。

奥林国王嘶哑着嗓子咒骂，跌跌撞撞地跑开。三个卫兵用上膛的枪瞄准着他，其中两个举着步枪，另一个用的是火绳手枪，这是独裁者的高级卫兵才能配备的武器。更多的卫兵朝这里集合过来，准备将奥林就地正法，然而苏列佩斯却命令他们不得轻举妄动。

“不要伤着他，我没事。”独裁者命令道。他撩开长袍上的衣褶，露出里面的背心，“奥林国王，你没有仔细了解我族的风俗，实乃一大憾事。”苏列佩斯站在原地，面露得意之色，就好像那个碎石片并没有刺到他。“篝火节这一天，独裁者必须打扮成太阳神的大祭司，这意味着他得把全套的法衣都穿戴在身，穿个里三层外三层。”他得意地大笑起来，快活得像个孩子，“我再也不抱怨要穿着这一身热烘烘的内衬了！”

奥林国王扔下那片碎石，转身朝着地面陷落成断崖的地方跑去。握着枪的猎豹护卫瞄准了他的背后，然而独裁者再一次阻止了他。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就让他享受一下片刻的自由吧。”

卫兵不情愿地放下枪，看着北方国王站在深渊的边缘。他久久地看着脚下，然后重新抬起头面对着独裁者和卫兵。“你是走了狗屎运，苏列佩斯，我伺机杀你已久，但你肯定是受了神灵的庇佑。”

“对呀，神灵保佑我。”独裁者大笑附和道，“因为他们怕我！”他朝奥林国王示意：“接下去你打算做什么呢，国王大人？”

“我要做的这件事，你无法阻止。”北方国王衣冠不整而且面色苍白，他冒着虚汗，近日来的身体欠佳全都在脸上表现出来，沉重的呼吸也说明了这一点，“只要后退一步，我就能要了自己的命，没有了萨娜苏的血液，你还怎么完成那肮脏的符咒，你的雄才大略要怎么施展？”

瓦什看着奥林国王的脸，知道他一定会践行这个打算，有一刻他甚至喜出望外。如果奥林·埃顿就此死去，独裁者说不定会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那我们或许就能回到赞德，好好地活下去了。

然而独裁者看上去丝毫不为所动。“好样的，奥林国王，这出戏真不错，就像你们在佐悉蒙节庆典上的表演，不是吗？”

“我不会再对你俯首听命，你的疯狂行为和阴谋诡计将不会得逞。”北方国王站在悬崖边上，甚至用不着后撤一步，只要向后一倒就能掉下去，谁也拉不回来。

“这也谈不上是阴谋诡计，跟你的英雄事迹也没什么不同，我只是在等待时机。如果昨天或是前天这样威胁我，那我麻烦就大了，不过现在……”苏列佩斯摇着头，轻声笑了起来，“你还是再等等吧，看看你所信奉的神灵会怎样降咒于你，然后弃你而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列佩斯转过身，向离他较近的一个卫兵耳语了一阵子，那人就去取来了独裁者华丽的、绣着金丝的华盖。“你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奥林国王，我并不是非得有哭泣女王萨娜苏的血液不可，她的

祖先哈比里的血液也行……”独裁者笑看着奥林国王脸上沮丧的神情，“神灵在加尔人之外也到处撒种，他曾在赞德山与他的敌人周旋过很久，和女人或者其他女神，要么就是女半神有过一两个孩子，后来这些孩子跟人类结了婚。不过这都无关紧要，在赞德我们经常听到有关哈比里遗孤的传说，后来我的祭司和我终于证实这些谣言竟是真的。所以从昨天开始，你就不再是打开天堂之门的唯一锁钥了，过来看看吧！”

卫兵带着一个打扮得像隐宫新娘的女孩走来，把她带到苏列佩斯跟前，粗暴地让她跪在托着御道的奴隶旁边。

“你想必还记得蜂房神殿的契妮坦吧，奥林国王。”独裁者像是在国宴上互相介绍一样说道，“现在的她和我们初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头发上显示着她的血统。”他弯下腰，伸手把女孩的头发拉过来，光亮的黑发里还有一缕异色的头发，泛着火焰般橙红色的光芒，犹如一道格外醒目的伤疤。“所以你就自由地往悬崖下跳吧，奥林国王，我会铭记与你的最后谈话的，而现在我有了她，用不着你的血了。”

北方国王看得得意洋洋的独裁者，又看看目光迟滞的女孩。“原来是你，孩子。”他说道，“原来我之前想的没错，你我的确有一些关系。”

她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满怀恐惧地盯着独裁者。

片刻后，奥林国王举起了双手。“我投降了，你可以任意处置我，苏列佩斯，但我也恳求你的恩赐。如果你能释放这个姑娘，我就干脆地死去，毫不反抗。她还只是个孩子！”

“她是个有着古老血统的孩子。”独裁者说道，“不过奥林国王，你无权要求我。”

女孩抬起头，此刻她才明白事态。她瞪着黑色的大眼睛看着奥林国王喊道：“快跳！”像是为了表示自己的确知道事态一样，她